

雪游缝山公园

□原称凤

晶莹的白雪经过一天时间的任性飘洒,已足够让爱雪之人欣喜若狂了。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,一颗蠢蠢欲动的心抑制不住的狂躁,两极的温差促使窗子结了冰凌,看起来像一片一片的椰蓉,用手抹开,化作一道泪痕流至窗棂。

站在窗台往下凝视,地面白茫茫一片,偶有小区里的大妈拎着生活必需品、裹着厚厚的围巾、踩着白雪小心翼翼地经过,这么冷的天不是迫不得已,她们绝不会选择这时候出去采购。

手机里播放着这几天追的剧,剧情让躁动的心安静下来,微信时不时闪出来几个聊天框影响着我的专心投入,直到一集过后才有点嫌弃地打开微信。于是,放弃看剧,下楼,目标是缝山公园。

扫码进缝山公园的过程是简单的,也是必须的。斜坡处滑雪的孩童们乐开了花,有垫塑料袋的,有坐储物盒的,有拉洗澡盆的,更有甚者不管不顾裤子的湿度,一个个从斜坡处滑下来,脸上绽放着属于他们这个年龄该有的笑容。憨态可掬的男童故意从斜坡上翻滚下来,搞得顿时像一只小白熊,逗得路人哈哈大笑,他却扬扬自得又向斜坡走去,进行下一轮的白熊杂技表演。

缝山公园的游人不算多,我选的几乎都是没人经过的小路,拾级而上,小心谨慎,深怕一不小心摔在台阶上,山风裹挟着碎雪漫无目的地乱刮,打在脸上有点疼,但感觉最多的还是冰冷。站在制高点俯视,一副壮美的江山水墨画呈现在眼前,虽然仅仅有黑白两色,但黑里透着白,白里透着黑,黑想吞噬白,白也不甘示弱,展示着自己的强大,彼此包容,彼此较劲。雪开始紧了,但不是大片大片的,不是轻柔的飘,而是大把地撒。顷刻间,红色围巾开满了大自然馈赠的花,同伴的头顶也戴上了一顶“白帽子”,远处传来的喊声,是放纵又是释放,更是雀跃。

雪中的湖面静谧纯净,绝美无双,站在栏杆外,仿佛湖面和时间都是静止的,只有呼吸声,对着栏杆处吹了口气,雪花四溢,竟还溢在睫毛处,一丝丝冰凉直入眼底,脸上绽放出一种叫美的笑容。此刻,没人打扰这分纯净,任由天马行空,任由江湖风云。由于没人经过,所以我们可以肆意横行,听着脚下积雪咯吱咯吱的声音,手脚并用,跳、蹦、踩、捧、团、扔,积雪的路面现出不规则的图案,像轮胎,像小兔,像瓢虫。

一场雪,让饥渴的人得到满足,让郁闷的心得到释放,让封闭的环境充满生机。

小年

□马万里

腊月二十三祭灶也叫小年。小年一过,人们的心就真正开始慌起来,扫庭院、买窗花、写春联、备年货。

小时候,我们一家七口人住在土坯房里,没有专门的厨房,厨房就设在堂屋里,那时不管贫富,不管张王李赵,家家户户都供有老灶爷。我们家的老灶爷,身边还坐着灶王奶奶。爹还在墙上给他们俩挖了个小单间,中间供奉他俩的画像,两旁贴着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我尤其喜欢灶王奶奶的慈眉善目。

那时的祭灶,大多是大雪天,即便不下雪也是格外冷,但我们根本不怕,一帮小孩在门口四处疯跑,高喊着:“鸡鸡翎,砍大刀,我的兵力谁来挑……”声音浩荡,我们跑得热火朝天,头发丝里都冒出汗来。

娘特别注重过祭灶,早几天就把炉圈找出来清洗,天不亮就起来发面、买红糖,中午饭一吃,就不停转放在煤火边的面盆,让面快点发,然后兑碱面、倒红糖、和面。我常常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她身后,她会用三个指头捏一撮红糖送我口中,那种甜,绵软悠长。娘烙够18个火烧后,天就慢慢黑下来了,远处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,已经有人家开始送老灶爷回天庭了。

我娘有点重男轻女,希望我们马家男丁兴旺。每次跪在蒲团上都会念念有词:老灶爷,您腊月二十三走,大年三十回。多带点跑马射箭,少带穿针纫线,多多带点灰孩来……

跟在娘屁股后的哥哥,也就五六岁的样子,看娘起来后,也跪在蒲团上说:多多给我带点弟弟来……惹得一家人哄堂大笑。

那个时候,感觉日子真的很好,我们特别羡慕娘,她是我们家的总管。爹每月开工资都会如数上交,娘小心翼翼地数过后,会从里边抽出一张5元钱给爹零花。然后将钱裹在一个蓝白格格手绢里,再藏在我们家的大红木箱里。那时物资匮乏,日子清苦,除了正常开销,娘每月都会存下10元、5元的。那时我们多么羡慕娘拴在裤腰带上的那把钥匙啊,其实娘打开锁时,我曾不眨眼地看过,无非就是一些红糖、鸡蛋糕、桃酥,别人送的结婚被面,甚至没用过的暖水瓶、白瓷茶缸之类的。娘说好东西都给你们姊妹几个攒着呢,等你们长大了结婚用。

我结婚时,我娘给了我1000元钱买电视机作为陪嫁,我知道那厚厚的一沓5元钱,全是娘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啊!

婚后,跟婆婆一起过,婆婆是滑县人,他们祭灶的习俗是给老灶爷包饺子吃。于是祭灶那天,我也跟着老灶爷沾光吃了饺子。后来,自己买了房子后,我也成了真正的女主,这时便感觉到生活的酸甜苦辣,日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过的!一日三餐的艰辛,给儿子娶妻生子的不易,以及日常生活的纷乱如麻,常常让我这个多愁善感的女人无所适从。关于祭灶,我又重新改回吃祭灶火烧了。可是我娘用过的炉圈,那个被爹箩上几道铁丝的炉圈早已不知去向,铁鏊子也早没了。因为忙碌,因为看孙子,我连电饼铛都让它光荣下岗了。祭灶那天,我会去菜市场里转悠,先询价,再对比,最后再掏钱。这样一来虽然人清闲了,但想买上好的糖火烧,价格也是不菲的。想想是供老灶爷呢,也就很快释然了。

多想再回到那个旧宅深巷,生一炉薪火,烙18个糖火烧,祭祭老灶爷,祭祭爹娘。

让时光且住,不言别离。

雪

□王未已

阴沉沉的天空,刮起了北风,路上的行人不由得裹紧了棉衣。

一粒小雪霰落进了脖梗,凉飕飕的。他抬起头,仰望着天空,又有几粒雪霰落在他古铜色的脸庞。

他松开原本束紧的棉衣,敞着衣领让那雪霰尽情落入。

稀稀落落的雪霰,有的是一粒粒透明细小的晶体,有的是一颗颗小米粒大的圆球。

雪霰越来越密,尽管被小风吹着,打在脸上生疼,他还是一动不动,任它肆虐,干旱的冬天太需要它的放纵。

地上很快像霜一样落了一层,隐隐还能看到路面的颜色。

雪霰开始夹杂着雪花,那雪花像枣花一样小。它在空中飞舞,被风吹来吹去,最终和雪霰落在了一起。

雪越飘越大,像撕碎的纸片,越来越多,瞬间挤走了雪霰,整个天空成了它的领地。它飞舞着、跳跃着,成了漫天洁白的鹅毛,尽情地撒着野。

很快,地上的雪埋没了鞋底,又埋住了脚踝,埋没了田野上青青的麦苗和田埂。路过的人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窝,那脚窝顷刻间又被雪花埋没。

一个小男孩经不住雪的诱惑,不顾大人的吆喝,急不可耐地跑了出来。他迈不开脚步,趴在了地上,用稚嫩的小手捧起一抔雪,伸出小小的舌头慢慢舔舐。爷爷奶奶赶紧把他抱起来,那冻得如胡萝卜的小手,还紧紧地握着一把雪挥舞着。

很快,街上出现了几个顽童,口鼻冒着热气,全然不顾寒冷,打起了雪仗。有的摔倒在地,爬起来,仍旧抓起雪球抛向小伙伴。他们奔跑、追逐,头上、脸上、身上粘满了雪花,仿佛和雪融在了一起,分不清彼此。

太阳出来了,那光映照在雪上,到处闪烁着刺眼的光芒。

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,让儿孙们推他到野外,看到厚厚的白雪遮住了山川、河流、树木、房屋……显得很兴奋,嘴里不停地唠叨“好,好,这雪好厚,麦盖三层被,头枕白馍睡”。

儿孙们说,那都是老黄历了。

老人不悦,摇摇头,叹口气。

几个年轻父母领着孩子在野地里堆雪人,有的堆个大肚翩翩、笑口常开的弥勒佛;有的堆个憨态可掬的企鹅;还有的堆个拄着文明棍、头戴绅士帽,有一字小胡的小丑……形态各异。

这就是雪,它的不期而至,有时会让我们惊喜得欢呼雀跃,有时也会使你手足无措。雪就是那么率性,不管你是否需要,从不迟疑。雪是任性的,会让你感激,让你期盼,让你欣喜。不过,有时候你刚赞誉过它,它也会给你带来烦恼,甚至带来灾难。

雪,来之匆匆,去之悠然,悠然得让你难舍难离,悠然得让你心喜心颤。



诗歌欣赏

雪中龙源湖即景

□白天平

龙源夜塑玉琼台,柳影冰湖一鉴开。
雪满大寒风又去,雀催絮语带云来。

初雪

□老汤

一夜天下白,谁人惊飞琼。
柔结千里缟,纤压万山倾。
壑上乱云厚,池边絮絮涌。
圆菊抱香枯,庭梅凌寒萌。
意恐风吹散,留待月下逢。
采鲜烹香芽,飞觞逸诗情。
清气沁兰心,万念归一径。
犹恨时日短,乐随朗洁融。
尘风万里激,达人自高行。

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
jzwbxq@163.com